

孙犁全集

5

晚华集

秀露集

孙犁全集

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像 (1980年 天津)



A0E34/05

又藝之道忘我
無私人心所系
致之求之
秀琪曰三原書 孫劍

一九三三年八月

墨迹

新平知覺

本卷说明

本卷收《晚华集》、《秀露集》。

《晚华集》

1979年8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年9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秀露集》

1981年3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年9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目 录

晚 华 集

- 平原的觉醒 (3)
- 在阜平
- 《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8)
- 装书小记
- 关于《子夜》的回忆 (13)
- 吃粥有感 (17)
- 服装的故事 (20)
- 童年漫忆 (25)
- 保定旧事 (31)
- 某村旧事 (39)
- 黄鹂
- 病期琐事 (46)

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50)
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55)
删去的文字	(59)
文字生涯	(64)
回忆沙可夫同志	(71)
清明随笔	
——忆邵子南同志	(77)
远的怀念	(84)
伙伴的回忆	(88)
回忆何其芳同志	(96)
悼画家马达	(101)
谈赵树理	(108)
《方纪散文集》序	(115)
韩映山《紫苇集》小引	(119)
《阿凤散文集》序	(122)
奋勇地前进、战斗(发言稿)	(125)
信稿(一)	(127)
信稿(二)	(130)
关于《聊斋志异》	(133)
《红楼梦》杂说	(140)

谈柳宗元 (144)

近作散文的后记 (149)

秀 露 集

戏的梦 (155)

书的梦 (166)

画的梦 (173)

石子

——病期琐事 (178)

乡里旧闻 (182)

度春荒 (182)

凤池叔 (184)

干巴 (187)

《善阁室纪年》摘抄 (190)

悼念李季同志 (194)

夜思 (200)

琴和箫 (205)

第一个洞 (214)

婚姻 (219)

烈士陵园 (228)

文学和生活的路

- 同《文艺报》记者谈话 (232)
- 关于儿童文学 (253)
- 进修二题 (259)
- 关于诗 (263)
- 关于编辑和投稿 (266)
- 通讯六要 (274)
- 谈校对工作 (278)
- 新年,为《天津团讯》作 (283)
- 被删小记 (286)
- 左批评右创作论 (289)

耕堂读书记(一)

- 《庄子》 (293)
- 《韩非子》 (295)
- 曾丕《典论·论文》 (297)
- 陆机《文赋》 (299)
- 《颜氏家训》 (301)
- 《三国志·关羽传》 (304)
- 《三国志·诸葛亮传》 (310)

耕堂读书记(二)

-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313)
- 《能静居士日记》 (314)

《翁文恭公日记》	(315)
《缘督庐日记钞》	(317)
耕堂读书记(三)	(321)
欧阳修的散文	(333)
读《蒲柳人家》	(338)
《善阁室纪年》序	(343)
克明《荷灯记》序	(345)
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小引	(349)
《刘绍棠小说选》序	(352)
《从维熙小说选》序	(355)
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	(359)
《平原杂志》第三期编后的后记	(362)
关于《荷花淀》被删节复读者信	(364)
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	(367)
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	(371)
关于纪昀的通信	(373)
致铁凝信	(378)
后记	(381)

晚 华 集





平原的觉醒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动荡不安的。秋季，滹沱河发了一场洪水，接着，就传来日本人已攻到保定的消息。每天，有很多逃难的人，扶老携幼，从北面涉水而来，和站在堤上的人们，简单交谈几句，就又慌慌张张往南走了。

“就要亡国了吗？”农民们站在堤上，望着茫茫大水，唉声叹气地说。

国民党的军队放下河南岸的防御工事，往南逃，县政府也雇了许多辆大车往南逃。有一天，郎仁渡口，有一个国民党官员过河，在船上打着一柄洋伞，敌机当成军事目标，滥加轰炸扫射。敌机走后，人们拾到很多像蔓菁粗的子弹头和更粗一些的空弹壳。日本人真的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来了。

我原来在外地的小学校教书，“七七”事变，我就没有去。这一年的冬季，我穿着灰色棉袍，经常往返于我的村庄和安平县城之间。由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就驻在县城里，我有几个过去的同事，在政治部工作。抗日人人有份，当时我虽然还没有穿上军衣，他们也分配我

一些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第一次是在家里编写了一本名叫《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政治部作为一个文件油印发行了。经过这些年的大动荡，居然保存下来一个复制本子。内容为：前奏。上篇：一、民族解放战争与艺术武器。二、戏剧的特殊性。三、中国劳动民众接近的戏剧。四、我们的口号。下篇：一、怎样组织剧团。二、怎样产生剧本。三、怎样演出。

接着，我还编了一本中外革命诗人的诗集，名叫《海燕之歌》，在县城铅印出版。厚厚的一本，紫红色的封面。因为印刷技术，留下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意外地给阎素同志的封面设计，增加了一种有力的质感。

阎素同志是宣传部的干事，他从一个县城内的印字店找到一架小型简单的铅印机，还有一些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铅字。又找来几个从事过印刷行业的工人，就先印了这本，其实并非当务之急的书。经过“五一”大“扫荡”，我再没有发现过这本书。

与此同时，路一同志主编了《红星》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题为《现实主义文学论》。这谈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说是我那些年，学习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的读书笔记。其中引文太多了，王林同志当时看了，客气地讽刺说：“你怎么把我读过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进去了。”好大喜功、不拘小节的路一同志，却对这洋洋万言的“论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出现，非常满意，一再向朋友们推荐，并说：“我们冀中真有人才呀！”

这篇论文,现在也不容易找到了。抗战刚刚胜利时,我在一家房东的窗台上翻了一次。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

《红星》是一种政治性刊物,这篇文章提出“现实主义”,有幸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等等当前革命口号,同时提示到广大的抗日军民面前。

不久,我在区党委的机关报《冀中导报》,发表了《鲁迅论》,占了小报整整一版的篇幅。

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算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那时冀中区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叫人民武装自卫会。吕正操同志主持了成立大会,由史立德任主任,我当了宣传部长。会后,我和几个同志到北线蠡县、高阳、河间去组织分会,和新被提拔的在那些县里担任县政指导员的同志们打交道。这个会,我记得不久就为抗联所代替,七八月间,我就到设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去教书了。

这个学院由杨秀峰同志当院长,分民运、军事两院,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我在民运院教抗战文艺。第二期,在军事院教中国近代革命史。

民运院差不多网罗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从高小生到大学教授。它设在深县中学里,以军事训练

为主,教员都称为“教官”。在操场,搭了一个大席棚,可容五百人。横排一条条杉木,就是学生的座位。中间竖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里讲课。这样大的场面,我要大声喊叫,而一堂课是三个小时。

我没有讲义,每次上课前,写一个简单的提纲。每周讲两次。三个月的时间,我主要讲了: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革命文艺作品介绍,着重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不管我怎样想把文艺和抗战联系起来,这些文艺理论上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和操场上的实弹射击,冲锋刺杀,投手榴弹,很不相称。

和我同住一屋的王晓楼,讲授哲学,他也感到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教了三个月的书以后,学员们给他的代号是“矛盾”,而赋予我的是“典型”,因为我们口头上经常挂着这两个名词。

杨院长叫我给学院写一个校歌歌词,我应命了,由一位音乐教官谱曲。现在是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

去文习武,成绩也不佳。深县驻军首长,赠给王晓楼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马,他没有马夫,每天自己喂饮它。

有一天,他约我去秋郊试马。在学院附近的庄稼大道上,他先跑了一趟。然后,他牵马坠镫,叫我上去。马固然跑得不是样子,我这个骑士,也实在不行,总是坐不稳,惹得围观的男女学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因为职务和级别,我始终也没有机会得到一匹马。我也不羡慕骑马的人,在不能称为千山万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练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功夫,多么黑的天,多么崎岖的路,我也很少跌跤。

晓楼已经作古,我是很怀念他的,他是深泽人。阴历腊月,敌人从四面蚕食冀中,不久就占领了深县城。学院分散,我带领了一个剧团,到乡下演出,就叫流动剧团。我们现编现演,常常挂上幕布,就发现敌情,把幕拆下,又到别村去演。演员穿着服装,带着化装转移,是常有的事。这个剧团,活动时间虽不长,但它的基本演员,建国后,很多人成为名演员。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就调到阜平山地去了。这个学院的学员,从那时起,转战南北,在部队,在地方,都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们苦于没有领导,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

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